

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腮吹气，倒像只急躁的雏燕。待第二碗下肚，嘴角衣襟早沾了星星点点的印迹，倒成了甜蜜的勋章。只是，我气鼓鼓的嘴吹个不停，又让其他大人帮忙吹的猴急模样，不知有多臊皮哟……

醪糟不仅是我这个小馋猫的偏爱，也是庄稼人的最爱。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的大人们，汗流浹背、口干舌燥，来上一碗冰凉的醪糟水，甭提多美了！若是冷天就喝温热的嘛！老少咸宜，四季皆欢。食之者欢，食之者众，所以母亲也爱酿醪糟。

竹匾里珍珠似的糯米几经搓洗，直至淘米水清可见影。柴灶旁的我，不停添薪加柴，火力全开，火舌猛舔锅底，不多时，蒸汽与糯米香气满室氤氲。蒸熟后的糯米，摊在大簸箕上，莹润如脂，系蓝碎花围腰的母亲拿出大拇指指甲大小的酒曲块，用空酒瓶碾成粉末，再将其抛撒在糯米上，并不停搅拌、揉捏，力求二者充分而均匀地接触……最后，母亲将糯米装入坛中，中间挖出一个小洞，拿一块干净的布蒙住坛口，再盖上坛盖，这便是封坛仪式。母亲庄重的表情和端正的姿势，像是在封印一个闭关的修行者……做好这一切，她带着笑意望着不停探问何时能吃醪糟的我，抛下一句：“别着急，等着吧！”

“别着急，等着吧！”——这一句，是母亲给我从小到大最直白的教诲之一。再复杂的事情，一层一层来，再简单的事情，一步一步做，除了努力，其他的都交给时间。两三天后，一股清冽的酒曲甜香萦绕而来，这是生活第一次用如此生动的例子告诉我“功到自然成”的道理。

多年后，偶然在异乡超市遇见贴着“东柳醪糟”标签的小坛子状的玻璃罐，恍若重逢故人。沸水冲开的刹那，童年的回忆在碗中苏醒，酒香里浮沉着老屋的晨雾、母亲的蓝格子袖口和围腰、储物间幽微的曲香。浅啜一口，竟是穿越二十多年的月光陈酿，甜中带涩，恰似成长本身的滋味，涩中带甜，历历来时路，拥有美好回忆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忽然懂得母亲那“别着急”的深意——有些等待，原是为了让记忆发酵成生命的酒曲，不懂是因为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，待岁月沉淀才知味，便是“明朝有意抱琴来”。

醪糟

□朱柳（四川）



晓度 摄

醪糟，由糯米和酒曲发酵而成，也叫米酒、甜酒。《周礼》称之“醴”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“绿蚁新醅酒”，指的正是醪糟，中医称其有温补气血之效。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传统饮品，不仅好喝还健康，用料日常，做起来也不费事……总之，醪糟是个宝。

上小学时，每周五放学回家路上，与周遭同学结伴而行，我毫无例外地提着几袋五毛钱一包的辣条，且必须在回家前“消灭干净”。通常走出校门口不多远，就吃得兜干净、油满嘴，渴了怎么办？乡村路上多水井，我用树叶卷一个斗，咕噜咕噜，解渴不须愁。

初夏的一天，同学王大胖的婆婆来接他放学，老人家的背篋里装着用蒸布罩住的尚在发酵的醪糟，气息香甜，丝丝缕缕，若有若无……我和小兰天生嗅觉灵敏，一嗅便知，但我们都很知趣，谁也没有提。大人经常告诉我们，别人的吃食，若不是主人家主动分享、赠予，小孩子要学会视而不见。

行路的疲惫加上吃多了燥辣食物，我在井边敞开肚皮贪婪地喝水时，由衷地感叹道：“这老井水比自家挖的井水好喝！”实心眼的大胖，轻蔑地搭嘴：“光是井水有啥好喝的，

加点糖精、醪糟才好喝呢！喏，我婆婆的背篋里就有醪糟。”明澈的曙光里，“醪糟”两个字很轻易地勾起了白花花、甜丝丝的诱惑……我们齐刷刷看了看王婆婆，又飞快将目光收回来。王婆婆狠狠地瞥了王大胖一眼，岔开话题“快走咯，回去迟了，你们家大人要说你们”。当然，我们小孩子也很兴趣，没有为了几口吃食，而死皮赖脸出卖我们接受过文化教育的斯文形象，向着簇集着桑树、槐树和不知名的野花野草的小土坡石阶子迈去。

童年走亲戚，若不在饭点儿，客随主便，互不劳烦，又能尽到地主之谊，一碗醪糟开水，配几枚荷包蛋、适量小汤圆，再加几碟肉干豆干，这般待客之道，既不失礼数又透着家常熨帖。您瞧，铁锅里添两瓢清水，放白糖，三两下烧开，再搁一些樱桃大小的汤圆，在锅沿敲碎几枚鸡蛋放入锅中，最后放适量的醪糟，烧开后，迅速起锅倒入碗中。酸甜味醇，令人发馋。那时的我，望着端到面前的热腾腾的醪糟开水，心里却直发愁——好烫啊，啥时才能像鲁智深般豪饮？母亲见状说道：“别着急，等一等。”我不听。九岁的我学不会大人的从容，对着烫嘴的醪糟开水鼓

那年四月蜜蜂来

□吴兴华（四川）

前些时日，我到宣汉东乡镇桐油村踏青。在树荫下歇息时，一阵嗡嗡的蜜蜂声传来，同行的杨哥眼尖，发现旁边柚子树上盘旋着许多蜜蜂。杨哥说这可能是哪家分出来的蜂群在此歇脚，我起身走近，看到柚子树丫上吊着一坨蜜蜂，那一刻，五十年前的一件往事顿时涌上心头。

1975年3月的一天，午后我去约小伙伴上学，远远瞧见桂表公家的蜜蜂正在分家。桂表公和表叔们拿着瓜瓢，舀着水，抓着煤炭灰和沙子往蜂群中抛撒。我飞奔过去凑热闹，谁料外围的蜜蜂顺着风势追着我，尖锐的蜂刺如针般狠狠蜇在我脸上，疼得我哇哇大哭。那天，我的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，下午也没法上学。

当天晚上，桂表公端来一碗黄澄澄的蜂蜜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蜂蜜宛如流动的琥珀。桂表公对母亲说：“华儿被蜜蜂蜇了，用蜂蜜抹在红肿处，很快就会好。”母亲一边用蜂蜜轻轻涂抹我的伤口，一边温柔地问我痛不痛。嘴馋的我偷偷用指头蘸了点放进嘴里，那蜂蜜的香甜瞬间在口中散开，犹如神药般让我感觉脑袋和眼睛没先前那么疼了。

尝过蜂蜜的甜滋滋味后，第二年油菜花开的时候，我缠着父亲做了两个圆形的蜂桶。父亲格外用心地在蜂桶门眼处涂抹上黄蜡，还捉了一些蜜蜂放进桶里。可即便如此，那些蜜蜂就像一群顽皮的孩子，始终没有把这里当成它们的家，蜜蜂的“大部”也没有被吸引过来。爷爷摇摇头：“蜜蜂可不是谁都能养的，养蜂还得有点运气

才行。”

父亲见头年没招来蜜蜂，便泄了气，不再过问此事。次年，油菜花开始凋零，屋后槐花飘香的一个周末下午，我鼓足勇气，拿着筛灰面用的筛子，学着父亲“捉”蜜蜂的模样，小心翼翼地守在门口飞来飞去的一只蜜蜂网进筛子里。我伸手捏住它的翅膀，快速跑到蜂桶前，踮起脚尖，把蜜蜂对准蜂门眼猛吹一口气，蜜蜂被吹进了桶里。我赶忙用小手捂住蜂门眼一会儿再放开，蜜蜂从桶眼里爬出来飞了飞，又钻进桶里。这样循环几次后，它从房檐绕了几圈，从院坝外的橙子树上空飞走了。

我像一位执着的守望者，望眼欲穿地盼着等着。大约十来分钟后，我家房檐瓦沟边多了一群绕着圈飞的蜜蜂，接着，它们迅速向蜂桶靠拢，陆续钻进蜂桶里，爬进飞出约七八分钟后，又突然全都消失了。那一刻，我又想起爷爷说过的话，觉得咱们家没有养蜂的“运气”，不禁有些失落，无精打采地打开牛圈门，牵着牛准备上坡。忽然，我听到一阵“嗡嗡”的声音由远及近，只见我家房檐上空的蜜蜂越来越多。刹那间，密集的蜂群像乌云一般黑压压地盘旋在院坝上空，一部分蜜蜂争先恐后地往蜂桶眼里钻。

晚上，父亲从地里回到家，我兴奋地告诉他：“爸爸，我招来了很多蜜蜂！”父亲起初不信，直到他端起蜂桶，看到桶盖上爬着密密麻麻的一堆蜜蜂，才笑着说：“你这娃儿没说谎，还真把蜜蜂请到我们家了！”

自从把蜜蜂请进了家，每天我都要在蜂

桶旁待一会儿，专注地看着蜜蜂进进出出地忙碌。尤其是第二年春暖花开的三月，桃花、李花、油菜花竞相绽放，争奇斗艳。蜜蜂愈发忙碌，回来时腿上都挂着花粉，像是满载而归的小战士。想着再过几个月就能吃上蜂蜜了，我心里满是期待。

养蜂可不是那么简单，特别是三月末至四月上旬，蜜蜂开始分家的时候，父亲就把守蜂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牢记父亲的嘱托，一旦看到蜜蜂在院坝上空聚集盘旋不肯离去、蜂桶口处只出不进时，就立刻朝着父亲劳作的方向，扯着嗓子高喊：“爸爸，快回来，蜂子要分家了！”正在田里干活的父亲一听到我的呼喊，马上丢下手中的活计，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家，用事先准备好的水和沙子，不停地往飞舞的蜂群中泼水、扔沙子，直到把刚离开蜂桶的蜂群打落在院坝外的橙子树上，再把分家的蜜蜂招到竹子编制的“蜂王盖”中，放进透气的小纱布袋里，挂在树枝上。留住了分家想逃的蜜蜂群，父亲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

春、夏、秋三季，父亲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扫蜂桶附近的蜘蛛网，用牛粪细心地修补开裂的蜂桶，仔细查看是否有野蜂进桶伤害蜜蜂；冬天，父亲会在蜂桶外包裹一层棕垫或旧棉絮，让蜜蜂温暖过冬。那些年，每年的蜂蜜不仅卖了钱供我读书，端午节和中秋节还能有蜂蜜吃，让贫寒的日子多了几分甜滋滋味。

那年四月蜜蜂来，带来的不仅仅是蜂蜜，更是一段难忘的回忆，一份浓浓的亲情，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。